

过去靠它流传，未来仗它推进

《我们的文字》

文字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所系。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与其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密切相关。正如罗常培先生所说：“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

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也是使用寿命最长的几种文字之一。汉字记录、沉淀而成了华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块“活化石”。透过汉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文化观念、文化特征，找到中国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脉络，还可以进一步把握民族文化中深层次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社会习俗等。而生活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各个少数民族，他们的语言和文字也散发着独特的历史文化气息。

什么是“文字”？按照东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的说法，“文”是对事物外部形态的描述而创造的书写符号，所以“文”一般都是独体的；而“字”则是由独体的“文”按照不同的方式组合而成，所以“字”一般是合体结构。而“汉字”的名称，最早见于《元史》。该书之《兵志·马政》与《刑法志·职志》中均提及“汉字”，为了与蒙古文、回回文相区别，而汉人一般只称“文字”，不说“汉字”。

文字总是带有一定的民族色彩，通过文字记录的文化自然也不例外。什么是“文化”？《周易·贲卦·象传》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末年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说：“圣人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可见，“文化”一语本来是指以德进行教化，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不过，无论是文字，还是通过文字记录的文化，都不是政治单纯的附属，自有其独立的生命力。

任继愈先生在《汉字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一文中说：“汉字是中华民族各地区共同使用的交流工具。汉字对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对几千年的中国政治等多方面的功绩值得引起高度关注。”“我们这个综合国力来自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汉字是不可缺少的联系纽带。”有了汉字，政令得以畅通无阻，汉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各民族之间得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汉字作为全体中华民族使用的最主要的文字，承载着世界上最多的文化典籍，构筑了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丰厚的宝藏，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了汉族，中国还有55个少数民族，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字，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有力见证，也是中国文字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前，满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傣族、苗族、纳西族、水族、拉祜族、景颇族、锡伯族等，都有自己的文字。随后，壮族、布依族、侗族、哈尼族、傣族、黎族、白族、土族、瑶族等，也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字。其中，有的民族还不止一种文字。如傣族在不同地区使用四种傣文，即傣仂文、傣仂文、傣仂文、傣仂文。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字，尽管诞生时间不一、形态多样，都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这条河流经之处，一些东西会被裹挟而去，一些溪流可能会干涸。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活跃一时的民族不见了，其语言、文字也随之消失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漫步于历史的断墙残垣中，不时地捡起那些被遗弃的刻有文字的碎瓦，脑海中突然浮现古代民族战火纷飞、饱经风霜的历史画卷。是的，史阙文、回鹘文、察合台文、于阗文、八思巴文、西夏文等文字，虽然现在没有多少人能辨认，但是用这些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文化，同样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珍视。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全球化浪潮席卷到世界各个角落，许多民族的语言、文字正在迅速地消失，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不仅许多少数民族文字濒临消亡，连汉字的传承也面临空前的困境。数字化使人们不再依赖笔与纸，阅读不再是捧读书本，文字的记录方式在许多情况下由书写而变为敲击，文字书写所折射出来的审美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式微，文字赖以生存的土壤变得越来越脆弱。如今，传统艺术书法与篆刻，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鉴于文字在民族文化发展与传承中的重要地位，以文字为载体的民族文化矿藏之丰富，有感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字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巨大挑战。2014年初，文化部非遗司与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共同启动了“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书写与传播”专题资源库项目，对与我国各民族文字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影像史料和传承人人口述史料建设。在广泛阅读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察、实地走访的基础上，编写了《我们的文字》一书。（国图）



各民族书法传承人现场共同书写“羊年大吉”

以多样化方式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字记忆

——“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传承”展览综述

□本报记者 明江



- 1 藏文书法传承人桑格达杰(右)
- 2 傣仂文传承人尚三果
- 3 水书习俗传承人潘光雕
- 4 满文锡伯文书法传承人格吐肯
- 5 维吾尔文书法传承人库尔班江·肉孜(右一)

质文化遗产项目30项、传承人及专家37人，采集影像资料、口述史料共计约400个小时。基于这些资源编辑制作的29部非遗项目专题片、18位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史和1部宣传片，于展览期间在国家图书馆网站“中国记忆”专题页面发布，并在国图手机门户同步上线。据了解，中国记忆项目自2012年启动以来，开展了一系列专题资源建设工作，基于这些视频专题资源编辑制作的48部非遗项目专题片从展览开幕起展映了一周，为读者奉上一场非遗主题的视听盛宴。

知识普及型读物《我们的文字》也于展览期间开始发售。全书将与文字有关的60余个非遗项目融入其中，以全新的视角讲述文字的故事，语言深入浅出。书籍内容纵向贯穿文字发展全部历程，横向覆盖我国全部30余种传统民族文字和十余种已经“消失”的神

秘古代文字，并从文字与民俗、文字与艺术、文字崇拜、文字的记录与传播等不同角度来解读文字主题。书中配有300余幅珍贵图片，以及众多国图馆藏古籍精品，是认识文字、了解文字不可或缺的微型百科全书。国家图书馆向传承人、读者代表及巡展图书馆赠送了该书。

如今，阅读的概念早已不只是读一本书那么简单，阅读可以是浏览视频、观看展览、聆听讲座，我们可以通过越来越多的渠道来获取信息和知识，以“我们的文字”为主题的专题资源库、展览、书籍和讲座等立体阅读推送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图书馆正在力图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社会教育职能，引领图书馆积极拓展推广阅读的方式，改变社会读书氛围，促进国民形成好的阅读风气。（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供图）



不久前，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家图书馆共同主办，中国民族图书馆协办的“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传承”展览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本次展览是继“年画中的记忆”、“大漆的记忆”和“丝绸的记忆”后，文化部非遗司和国图共同举办的第四个“中国记忆”系列专题展览。

中国记忆项目是整理中国现当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专题文献，采集口述史料、影像史料等新型文献，收集手稿、信件、照片和实物等信息载体，形成多载体、多种类的专题文献资源集合，并通过在馆借阅、在线阅读、多媒体展览、专题讲座等形式向公众提供服务的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项目。这是以记录历史、保存文献、传承民族记忆、服务终身学习为宗旨的全国性文化项目，是图书馆藏为用，加强文献整合与揭示力度的新举措。

本次展览共分6部分，包括中国文字概说、文字的书写、文字的传播、文字与艺术、文字与生活、文字的传承与未来，集中展示了文字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现状，特别从与中国文字相关的非遗项目中挖掘文字的内涵与魅力。展览共展出文献、传承人作品等实物300余件，邀请了24个非遗项目的21位代表性传承人来到现场，其中各少数民族文字书法的代表性传承人同聚一堂，共同书写“春天来了”、“羊年大吉”、“和睦之家”等文字。另外，湖笔制作技艺、木活字印刷技术等十余个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也在现场进行了演示。

中国是个多民族大家庭，也是个文字大家庭。各民族文字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也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拥有着世界上流传最久、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字系统——汉字，还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字体系。中国的民族文字，不只是中华各民族间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缩影，更是世界各古老文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汇与融合的结晶。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确立“我们的文字”主题是有感于文字遭遇危机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现代科技冲击着传统的文字艺术。近年来，虽然一些文化活动和电视节目已经开始关注汉字的传承与使用，但局限在学习怎样书写，仅仅是对文字表层的感觉。“我们的文字”选择了最切中核心的内容以多样立体的方式去呈现中国文字文化，为所有中国人解读“我们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文字、我们的文明为什么值得我们自豪，呼吁大家加深了解中华文明的内核，增强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

在我国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着为数众多与中国文字的产生、书写、传播和使用相关的项目。此次展览以文字起源与发展为纵向脉络梳理文字的发展历程；以文字的种类与谱系为横向脉络，覆盖了中国的文字，包括14种已消失的文字；以文字的书写、传播、应用和传承等命题为拓展，侧重非遗角度，串连起仓颉传说、各种文字书法、造纸技艺、填字谜游戏等6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展览现场，很多观众体验了如何使用纯正的文房四宝来书写文字；欣赏了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中与文字主题相关的文献和特色展品，如书写文字演变历史的百米长卷、民间收藏家借展的珍贵匾额、华县填字谜接龙游戏卷轴以及其他珍贵的民间收藏。观众在近距离接触各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同时，还观看了由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制作的专题片与传承人人口述史，深度、立体地了解了相关项目的工艺流程与技艺特点。展览期间，国家图书馆策划了多场“我们的文字”专题系列讲座，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以“印章(篆刻)中的文字美”、“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物”、“女书的魅力”、“汉字与历史文化和汉字的性质与结构”等主题向读者朋友解读文字的魅力。

为扩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呼吁全国人民提高对“我们的文字”所面临危机的认识，增强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同感，在国家图书馆展览闭幕后，“我们的文字”展览将开启向全国图书馆的巡展活动。参与巡展的有新疆、黑龙江、安徽、福建、四川、贵州、甘肃等省级图书馆，以及广州图书馆、厦门图书馆和苏州独墅湖图书馆等。

为完整解读非遗中的文字传承，国家图书馆2014年启动了“中国记忆项目”“我们的文字”专题文献资源建设。该专题是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迄今为最大规模，涉及领域、地区、民族最多的一项专题资源建设。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派出5个拍摄团队，历时一年，行程5万多公里，远赴吉林、内蒙古、上海、新疆、西藏等地的50余个城市和乡镇，拍摄了与文字有关的各级非物

那一年，去到美丽的香格里拉，在小城的一处藏楼里，认识了单增措姆，她的爽朗让我觉得与她似乎相识多时，片刻间就读懂了彼此。再读她的诗，却有些诧异，没想到会有那么好。

夜色依傍着河边的核桃树，一寸一寸移上来。远处是雪山，一半隐在夜色里，一半隐在月光中，都洛寨子的轮廓就这样慢慢露出来，让清秋的朗月徐徐照亮。河水是静的，村庄也是静的，始终注视着河水的女诗人单增措姆也是静的。是有些雾，并不浓，有纱的质感，清清凉凉，湿湿的，带着淡淡的忧伤，贴着河面，河仿佛也在动，也仿佛不动。有风吹过，河面碎成一片涟漪，夜雾有些不知不觉，融进其间去了。

这些意境都是她带给我的，而她的诗：“都洛/这块土地全都绿了/珠巴洛河也绿了/我骑着骏马/阿爸牵着缰绳/奔地而过/马的骨头就绿了/阿爸开垦了一亩地/他走了/留下我们/去耕作/这永远耕不完的一亩地”，竟让我这样一个来自三峡的人突然对藏地有了伤感，从她的诗行里流走的那些岁月，一片片在我眼前飞逝。

那时秋天还没有完全过去，秋阳温润，岁月静好，单增措姆的诗，在一抹茶香之上飘过，那些带着体温与脉动的文字，是些有着浓浓的自我标识度的文字，是些明净温婉，充盈着灵性，让人心生感动，也让人心生疼痛的文字。无论外在，还是内里，让你觉得，这些莫不是她自己的显现。这里的每一行文字，都是高原上的鲜花，都是高原的灵魂。

对亲人的挚爱，对土地的深情，没有太多的渲染和铺陈，只是朴素的勾勒。纵然是疼痛，在她的笔下，也收起了外在的血痕，然而穿透文字的经络，真切的疼痛与苦闷藏在

香格里拉的白云和哈达

——读单增措措诗集《珠巴洛》

□叶梅



新视野

深处，化为一种如水的坚韧。香格里拉广袤而又高远的天空，格桑梅朵盛开的时候，缠绵的边地风情，围绕着，盘旋着，都是不能一一道尽的美好。

“十朵格桑花/绽放了/绽放在草原上/又瘦又小/十朵格桑花/游人看不见/心事重的人也不看/十朵格桑花/想了又想/住在草原上/像我参差不齐的十指”。

秋夜读单增措的诗，点点滴滴，仿佛回到那一片明朗的天地，数着高原上的花瓣，便能体会心与心的交融。周遭的喧嚣一一应去，只留这天籁的清音，流水似的漫过，一个个的音节清脆而来，像细雨微风中轻轻摆动的清竹，又像旷野里一道晨光中跃动的露珠。诗歌画出了一个香格里拉的女子，将她的生活和文字柔婉地连结在一处，鲜活的她，裙裾随风而动的她，就在诗行里。如火的情感跳跃着，却并不大考究文字的华丽，只在平凡的词句里，透出让人沉醉的内蕴与情致。

“珠巴洛河/一条河水/一盒骨灰/一床被褥/一份亲情/多事的死神/将父亲一个人带走/把我们留下/一百零八颗珠子/生与死的距离/越来越长/思念越来越近”。

珠巴洛河来自远处的雪山，清澈照人，湍流不息，在一

个叫拖顶的地方融进金沙江。父亲在这里诞生，又在这里安息，这是他灵魂最后的安歇之地。单增措措诗喻满一眶眼泪，倾听河流的故事，寻找祖先留下的印迹，寻找藏文化的根脉，也寻找人生的意义。由此，她更多地写到个人记忆，写到时光逝去，写到对心灵归属的追问，写到对生命意义的还原。

面对香格里拉古来悠长的风，她宁愿持以更多的谦恭，因此她的诗句或是意象不事张扬，像是她的亲生姊妹次第从她笔端走出，素颜、清纯、本真。雪山与河流带给她内心的宁静，对文字的极其敬畏，让她时时擦拭，希望那些文字不染尘埃，鲜活绽放，时时闪耀初始的色泽。

“牛角梳/你从前世走来/梳理我前世的梦/让爱情驻扎在阿里的帐篷/前世我一直等待/一次挥手，成为永别/牛角梳/你从今生走来/梳理/今生的梦/让爱情冰封，永无保质期/今生我一直等待/一次回眸，成为永恒”。

她写情爱，如水墨画，饱满地在宣纸上浸润，漫延过去，直抵心尖上的战栗。“滴了一滴眼泪，把男人囚禁在一滴泪里”，女性温暖的胸怀，如一弯明月，又含着古典诗歌的情韵，秋天青稞地的率真、康藏情歌的放达。

“用酥油灯焰架鹊桥/左边的灯焰照着/你右边的灯焰照着/我/伸出左脚去会你/灯焰烧焦了左脚/伸出右脚去会你/灯焰烧焦了右脚/灯一盏盏熄灭/你也慢慢消失”。

她的诗，一向多为短制，少则三五句，多则不过二三十行。她喜欢以简洁的文字表达自己的关注，找到了自己与这个世界最好的呼应与对接。这让人联想高原上直射的阳光，雪山草场边如箭的风雨。没有过多的修饰和抒情，着眼于一些原本看去平常的世相，追究、消解、呈现，而一旦走入诗歌，便有了剑走偏锋的效果，陡然多出诸多情趣，让人能从中得到奇妙的体验与感悟。是生活催动了她的诗情，又是她的悟性参透了生活的点点滴滴，让这些诗的诗象一个冒出来，成为她精心构造的诗园。

“喜庆的日子，天上星月圆/喜庆的日子，地上良辰美/喜庆的日子，无桥水上过/喜庆的日子，白鸟飞来报晚/喜庆的日子，黑马不上路/喜庆的日子，格桑花遍地开/喜庆的日子，新娘穿六层襁褓/喜庆的日子，新郎穿三层襁褓”。

她传承流动着藏民族的血脉，同时又自小接受汉文教育，吸纳了康藏雪原多重文化的熏染，这让她诗歌穿行于汉语语系与藏文语系之间，富有汉藏融合的独特效应。是康藏高原多种文化汇合交融的真实体现。在她虚实有致的笔墨里，渐次建构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语言城池，一个有着雪域高原文学生态特征的文学气场和诗歌天地。她具有个性化、别致的语言形式，使人们感受到云南女性诗歌的多样化，她对古典、民族歌谣的借鉴和运用，透出康藏高原文化的原生带，值得关注和研究。

遥远的地方，香格里拉，羊群爬上山坡变成了白云，炊烟飘过房顶变成了哈达，就在那里，有一位女诗人单增措，她的诗歌流出笔端，就变成了白云，变成了哈达。